又到夏日听蝉鸣

□赵永红

又到了一年一度听蝉鸣的时节。

在中国古诗词中,描写蝉鸣的诗句不少。宋代诗人杨万里《夏日追凉》: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六月三日夜闻蝉》:“荷香清露坠,柳动好风生。微月初三夜,新蝉第一声。乍闻愁北客,静听忆东京。我有竹林宅,别来蝉再鸣。”从不同时空,不同心境描写了听蝉鸣的喜乐与无奈。

古语云:蝉始鸣,半夏生。夏至刚到,蝉就成了夏日的主角,迫不及待地向世人宣告:夏天来了,夏天来了……都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,可蝉却不管,要把这个消息说上一整个夏天。

记得小时候,初夏的夜晚,我们拉上一张凉席,抻在院落的空地上,弟兄姊妹们挤在一起,一边仰望着星空,享受着母亲蒲扇带来的清凉,一边听着阵阵蝉鸣,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睡至半夜,天气凉了,才会被爸爸妈妈抱进屋内的床上。那凉风胜过任何风扇和空调,那蝉声仿若天籁之音,至今时常萦绕在耳旁。

蝉鸣的时间大部分是白天,中午蝉鸣得最欢,天气越热,温度越高,蝉鸣声也越高。那种声音时断时续,有时仿佛是一场比赛,你方唱罢它登场。有时是孤军奋战,拖着长音一人自娱自乐。夏日雷雨来临前,蝉鸣的声音最大,既整齐划一,又宏大壮阔,好像告诉人们:暴雨要来了,都赶快躲进屋里吧。

那时候,田间地头,上学的小路旁都会栽满各种树木,因此也会有蝉住在树上。背着小书包,一路听着蝉鸣,迈着轻快的脚步,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。打猪草的树林中,由于几乎没人来往,更是金蝉栖息的好地方。我们在草地上打滚、游戏,听蝉鸣、捡蝉蜕,直到太阳下山,我们才开始行动,不大一会工夫,把篮子装满了草,在蝉弹奏出的美妙乐曲声中,回到炊烟袅袅的村庄,回到蝉香四溢的家中。

摸爬叉最好的时候是雨后,土地松软,利于爬叉出地面。每逢赶上这好时候,我们兄妹都会一齐上阵。一手拿着一根竹竿,一手拿着一个空瓶子。天刚擦黑时,一般是先在地上瞅,看到地上有一个不大的黑洞,我们就会轻轻地用手指把洞口扩大,一只爬叉还在“东张西望”呢,已被我们作为“战利品”收归囊中。天再黑一点,我们就开始在树上捉,有的刚从蝉洞里爬出,向树的方向爬行,有的刚刚爬到树根部,有的爬至一两米高,低的,我们顺手牵“羊”;高的,我们就用竹竿捣下来,再瞪大眼睛在地上瞅;有的爬得实在太高,竹竿也无济于事,我们就会抱着一个“放生”的心态,让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一晚上下来,收获颇丰,大家倒在一起,有满满一大盆。除了捉爬叉,最高兴的事还是吃爬叉。当时的吃法主要是煎炒,一来省油,二来更多地保留爬叉的味道鲜香。

回到家里,母亲都会将我们刚摸回的爬叉用清水淘洗干净,然后生火,在锅中少放一点油,撒一些葱花,放适量的盐,等油热了,再将爬叉倒进锅内,先文火慢炒,等爬叉有半成熟了,就用锅铲使劲地将爬叉按扁,继续慢火煎炒,等空气中弥漫开来爬叉的香味,就可以出锅了,我们最幸福的时光也就来临了。每当这时,我们会吃得满嘴流油,肚儿滚圆才罢休。

整个有蝉的时段大概持续两个月,而这两个月,也是当时我们能吃上肉的时节。

清代诗人袁枚的《所见》: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形象逼真地描写了天真少年捉蝉的情形。

这也就是我们捉金蝉的第二种方式。我们首先要从马尾巴上取一根又细又长黑色的毛,用手拈成双股,然后套成可拉伸的圈,小心翼翼地绑在一根竹竿的顶端,这时,捉蝉的工具就算制作完成了。听到哪片树林里蝉鸣声大,我们就会向那片树林进发。等进了树林,我们就会放轻脚步,慢慢地向有蝉鸣的树靠过去、靠过去,然后将竹竿举起,屏住呼吸,用可活动的拉圈套蝉的头部,一旦套住,我们就会眼疾手快猛地向下拉,一只金蝉就稳稳地套了下来,伴随着蝉的鸣声,我们轻轻取下,放进密封的容器里。这种方式捉金蝉,绝对是个技术活,一般收获不会太大,但趣味性强,孩子也都喜欢干。

在我们当地,金蝉又名“知了”。“知了”的名字很富有“禅”意,“蝉”与“禅”相通。

关于“蝉”与“禅”之间的关系,曾有人留下这样一首妙诗,细品很有味道:“要悟禅机先悟蝉,知了二字莫轻言。禅本无形依万物,蝉虽草虫历千险。意乱清音增烦恼,心静蝉声伴安眠。若有若无随心性,蝉声便是无字禅。”

记得前年,我也曾写《咏蝉》诗一首:“地下潜修整三年,冲破黑暗莅人间。为了不多快活日,且唱且歇度有年。”

人间物语
Renjianwuyu

病中杂记

□杨雷

侥幸心理是人类的通病。无数的经验教训在前,无数的重蹈覆辙依然后继。有些事情,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可能有危害,但是因为心怀侥幸,就觉得危害很遥远,远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其实,几乎没有一件灾害是没有预兆的。海恩法则说:“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,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。”无数次的警示被我们一一忽略,直到我们切身感到了这种危害。

究其原因,人们往往缺乏应对的勇气。讳疾忌医是人潜意识的选择。很多时候我们很排斥看病,就像乡下人畏惧打官司一样,一怕麻烦,二怕代价太大。在医院里各个科室来回穿梭,楼上楼下来回跑。检查项目多了,还要重复好几次。一顿折腾下来,感觉去医院看病真是错误的选择,倒不如在家多喝点热水。

虽说病痛是不速之客,却也并非只令主人生厌而毫无裨益。有时它充当警报员和检查员的角色。虽然让你一时不自在,甚至痛苦难当,但也令主人当下警醒,及时止损了。

就像检查员是对规则的纠偏,而生病正是对身体的疗愈。人们常说:“小病不断,大病不犯。”这话是有道理的。小病不断的人,不时处在各项检查之中。身体一有风吹草动,立马知晓,并及时地修缮。所以对于生病,大可不必如临大敌,它恰恰是身体亮起红灯警告,给我们弥补纠偏的机会。除非,病入膏肓、无可救药,否则我们应该感谢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创伤,它警示我们一切的恶果都是以往种下的不当的因。

生命本该莺飞草长,却因为主人的不知珍惜而濒临荒芜。我们能做的唯有纠正不当的因。春天播下种子,按照时节培土浇灌,生命自会生发出灿烂之花、丰硕之果。如此,这病痛,不正是转折点吗?纠偏补缺,使我们远离寒风凛冽的隆冬,迎接新的暖春。

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:“愚人饱受无聊之苦。”如此越来越认定自己是愚人无疑了,竟无法挣脱这无聊的苦海。

由于生病的缘故,在医院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。大小事情,皆不遂心。终日无事,备感煎熬。曾以为监考是最无聊的事情了,不曾想养病更甚。左手石膏,右手输液,翻书翻手机也很艰难,心情低落到极点。

就这样一天捱过一天,仿佛时间漫漫无尽头。无奈只得闭上眼睛慢慢熬时间。就在这熬时间的时候,不免胡思乱想起来。

由单纯的胡思乱想继而转入具体的构想,想到了平时所未曾想的事情。此时此刻,没有烦扰,可以静心正视自身的一些问题。

其实,打发无聊时光最好的方式是旅行。不过眼下病痛在身,马上山水是难以遂心了。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《不安之书》写道:“在夜幕降临的亲切氛围下,面对着逐渐闪现的满天繁星,我踏上未知的、想象中的或通往完全不存在的国度的旅途。”在诗人看来,旅行何须远方,你目之所及、心之所想无不是旅行。

旅行者看到的不过是路边风景,而你所看到的是你心灵的世界。身处无聊之中,每个人都可以回归自身,人的一切便也暴露无遗。诸如贫瘠的思想、乏味的个性、拙劣的行为,抑或人情之暖、细微之美。

可以将以往之事的褶皱舒展开来,细细审视,也可以把未行之事如沙盘作业般,细细推演。不管何样事,这难得的忙里偷闲都是回味深思最好的时机。

真情驿站
Zhenqingyizhan

忆家中老屋有感

□张昊

暑假回到了乡村老家,修整翻新过的庭院里几间屋子干净宽敞,不复多年前简陋破败的形象,回想起陪伴我出生、长大的老院,不禁思绪万千。

1996年,我出生于一个英雄辈出的县城——108将72位在郓城,我的祖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,勤劳、质朴、善良、感恩,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和二伯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,一切从零开始,靠着拼搏努力,双双从列兵晋升至校官。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当兵,所以种田、照顾爷爷奶奶、抚养我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。当时家庭条件困顿贫乏,常常入不敷出,父亲工资很少,妈妈在村子里做代课老师,听妈妈说:“那时一天的工资只有两根冰棍钱”,妈妈需要上班、料理庄稼,于是我总是跟在爷爷奶奶身边。

我的爷爷是村委退休干部,党员。爷爷一生俭朴,为人忠厚老实,一直在村委会从事村干部工作,直至退休。因为爷爷热爱集体,一心为公,曾多次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,加上在村里辈分高,所以颇受村民爱戴。乡亲们和和气气,经常到了吃饭的时候叫住我们“他爷爷,在俺家吃饭吧!”爷爷带我到哪里,哪里就是家,我也可以说是吃“百家饭”长大。

我的奶奶勤劳、善良,虽然自己非常节俭,但她总是能在乡邻有困难的时候搭把手。爷爷奶奶对我要求极为严格,经常教育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,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可以说,爷爷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启蒙老师,使我从小就明白了做人的道理,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善良的种子。在艰辛中长大的我从小就体验到了生活的不易,因此非常珍惜家人用汗水换来的收获。学生时期经常参加家里和学校里的生产劳动,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了何谓天道酬勤。

我的童年,虽然物质条件贫乏,但精神世界却非常富有。现在想来,我非常庆幸出生这个大家庭里,我感恩我的祖辈,敬佩我的父辈,是他们以勤劳坚韧和言传身教,启蒙了我的思想,引领了我的道路,为我今天的成长进步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

都说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导师和引路人,但我觉得,我的导师应该是我的爷爷奶奶。他们抚养我长大,教育我做人,而我却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二老了。也许,我能为他们做的,唯有积极乐观勇往直前,不负他们所望了罢。